

读书随笔

爱情是一种信仰——读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

寒石



我是在朋友推荐下专程去书店买了《荆棘鸟》读的。朋友是个纯美的爱情观论者，她说：“爱情很难永恒。读读《荆棘鸟》吧，读读梅吉，你会知道真正的爱情有多么神圣、艰难……”

考琳·麦卡洛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迄今已发表11部小说以及传记、散文、音乐剧等作品多部。《荆棘鸟》自1977年问世以来，很快成为风靡全球的“国际畅销书”，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灌制成盒带，是上世纪整个80年代世界最佳畅销书之一；也使作者一举跨入上世纪末世界畅销书作家行列。

《荆棘鸟》与别的畅销书有所不同，它是克利里家属一部传奇式的家属史。它无疑是有关爱情的小说，但不仅仅是爱情；它好读，但读来并不轻松，感受更多的是对生命与命运的思考。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叶，结束于半个多世纪后的70年代初，从帕迪·克利里接受贵夫人姐姐玛丽·卡森之邀，携妻子菲奥娜和七个子女从新西兰迁居澳大利亚德罗海达牧场，到帕迪唯一的孙女朱丝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确定人生道路与爱情归宿，讲述了克利里家三代人的人生与爱情历程。故事围绕三代人中三位女人的爱情展开，其中最主要的是梅吉与拉尔夫神父之间那场注定见不了光的爱情。

爱情是一种宿命，就像爱是一种缘一样。这话也许有些偏颇，但在克利里家属三代女人身上得到了应验。故事从四岁的梅吉幸运地从妈妈菲奥娜那里得到一个布娃娃开始。这时候的梅吉已经有六个哥哥，大哥弗兰克是她同母异父兄弟。当菲奥娜怀着弗兰克嫁给梅吉的父亲帕迪时，她的爱情已经结束或者说死去，出嫁只是她命运的归宿，她爱的是个不能嫁的人。

这是菲奥娜的爱情宿命。菲奥娜的一生因此变得麻木。当一个女人心中的爱死了，她就成了

一朵失去水分的干花，也许依然鲜艳，但不再润泽、明亮、敏感，面对帕迪死心塌地的爱，她唯一的反应就是机器一样地生活与生育（梅吉之后，菲奥娜先后又生了四个孩子）。生活与生育成了她被逼嫁给帕迪后生命的全部内容。

梅吉的爱情几乎是菲奥娜的翻版，甚至比母亲更纯粹、彻底。梅吉第一次遇见拉尔夫神父时，她才六岁，他则已年过三十，他们的相遇让人相信缘这东西存在，尽管他们彼此相差20多年；同时也让人相信他们的相遇或者说相爱一开始就是个错，注定是出悲剧。梅吉是美丽、纯洁的，她对爱情的那种飞蛾扑火式的专注与坚毅让她的那种美具备了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不要说“当事人”拉尔夫，连每一个阅读者都不能不为之心动。跟她的母亲菲奥娜一样，梅吉同样受了个不能嫁的人，她的爱人拉尔夫是个交游甚广、万人迷式的神父，同时又是个雄心勃勃、渴望在教会大展宏图的神职人员，他的信仰是由衷的、虔诚的，他只属于上帝。当梅吉意识到这一点时，她便决定与上帝打一场争夺拉尔夫的持久战，并一步步付诸实施。后来，在确信拉尔夫不可能成为她丈夫时，就选择把自己嫁给了外貌酷肖拉尔夫的沃克，跟沃克有了女儿朱丝婷后，他们那实际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家也走向了终结。一个偶然的机

会，她又展开了与上帝对拉尔夫的争夺。梅吉是这次争夺的胜利者，结果是她和拉尔夫有了个儿子——戴恩。在梅吉看来，上帝只得到拉尔夫本人，而她在得到拉尔夫的同时得到了上帝不可能得到的戴恩，没有比这样的结果更圆满了。那段日子，梅吉的生活是那样的充实、踌躇满志，她要瞒着拉尔夫，用一己之力把戴恩抚养成人，让他像他隐身的父亲一样出色。然而，在这场拉锯式的争夺中，梅吉是个最终的失败者，她那刚刚成年的，甚至比拉尔夫更英俊、更出色的戴恩也选择皈依上帝，并且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年仅25岁。之后不久，年迈的拉尔夫也紧随儿子魂归天堂。这意味着梅吉爱情帷幕彻底合上了。

对于梅吉来说，朱丝婷是个异类。朱丝婷是沃克生的，她身上更多地流露着她父亲叛逆、不羁的因子。她游戏爱情，演绎人生，最终离开母亲与家人，在遥远的英伦开始她的演艺与爱情生活。

女人是为爱情而生的。爱情是许多女人一生的信仰。无论梅吉还是菲奥娜，爱情就像生命里的一棵大树，只要树在，树不倒，她们就不会垮，藤一样坚韧、坚强。母女俩的爱情境遇是何等相似：面对爱情，她们冒着巨大的风险不约而同地为爱人留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弗兰克和戴恩）；明明知道这棵树靠不住，她们依然勇敢地靠了上去……就像作者在题记描述的那只传说中的荆棘鸟那样，它的一生都在寻找那棵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一根荆棘上，并开始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使夜莺与云雀黯然失色……为歌唱而生，为歌唱而死。这是荆棘鸟的宿命，也是梅吉与母亲菲奥娜爱情与命运的写照，又是考琳·麦卡洛通过《荆棘鸟》告诉我们爱情的真谛。世上所有摄人心魄的爱情几乎都以悲剧收场。《荆棘鸟》亦复如此。

朋友是对的，真正的爱情，正是由于太神圣了，所以艰难，所以难永恒……

书市扫描



本版投稿信箱：
ljz@cnnb.com.cn

《神奇圣人王阳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
作者：雾满拦江

王阳明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人。王阳明的一生都是传奇，他曾是叛逆少年，行事乖张，后来怎样潜心向学，终成大器？走上仕途，官场险恶，王阳明如何化险为夷，举重若轻？身为一介书生，王阳明为什么能料敌制胜，用兵如神，只用14天平定宁王叛乱？目睹政治黑暗，民生疾苦，王阳明如何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创立阳明心学？

本书运用最新史料，以幽默有趣的笔调为你解密王阳明的传奇一生，从中理清阳明心学的脉络，解读成大事者必备的终极智慧。

《唇间的美色》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5月版
作者：孟晖

本书是一本充满趣味的随笔集。兴味盎然地探索千百年来的古人生活，多方查考资料，还原历史真实，让我们见识古代王卿贵族、平民百姓各色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方式。作者孟晖女士涉猎广博，杂读众书。《本草纲目》、《千金方》、《普济方》等古代医典、术典，传奇笔记小说中的生活细节，她都用心细致地研究考证，以女性作家的敏感和研究者的审慎挖掘出新的东西。

《只是历史已清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
作者：徐迅雷

这是一本精彩的叙事随笔集。从中国到世界，从事件到文化，作者以开阔的视野，构建开阔的格局；以深邃的思想，挖掘深邃的内涵。人文关怀，内容更沉；人间道义，分量更重。看去惊心动魄，读来人心激荡。

作者作为杂文家，其文风委婉深刻，其思想深邃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温度，平和的语句中隐含着透彻的批判和思考。

《一个人的朝圣》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
作者：陈晓玲

这是一本女性写给女性看的旅行书。描述的是一个痛失今生爱人的都市女子，只因为一个执着的念头，沿着逝者的足迹，在“转世爱人”的陪伴下重新走过村庄古寨，翻越崇山峻岭，走向梦想中的地方。神秘的东巴老人，壮丽的雄鹰谷，格萨尔王的传说，隐秘的天葬台……使得她放下前世和今生无法遂愿的情感，完成灵魂皈依的朝圣之旅，从此内心轻盈。

——以上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拜美国《平权法案》所赐，奥巴马的1/2黑人血统使得他在参与社会竞争时可以享受更宽松的条件。奥巴马在白人大会长大，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一切都有可能。

第一次直接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这也是他就任以来首次接受中国媒体提问。前方记者组共有三人，带队的李勇是财经频道副总监，毕业于人大国政系，是央视最优秀的国际政经类节目制作人之一。他坐在我身边，不断和我讨论，他对新闻现场敏锐而准确的判断对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我们听到很多外国记者发言谈论中国问题，决定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为了不挡住举手的我，他还一直努力地收着腹。

我首先提问了英国首相布朗。布朗的记者会结束后，我准备打道回府，毕竟前一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李勇拍拍我说：“成钢，我先回去吃面了，下一场奥巴马，你再坚持一会儿。”

坚持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几千名记者排队等候进场就

要耗半天工夫，而且只有800个座位，我还得想方设法“走后门”。

走进那个巨大的发布会大厅，突然感觉“气场很对”。前几排是白宫为“自己人”预留的座位，上面甚至贴有写着记者名字的纸条——话语霸权体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第4排正对主席台的位置。我想，当前形势下，记者会应该考虑亚洲的话语权，总不能搞成欧美专场，那么我这张“中国脸”应该好使。何况我还提前做了外围的工作。

小时候，父亲给我看过一本香港导演李翰祥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里面提到在香港做演员，一定要记住八个字：“旁若无人，死不要脸。”突然想起这个细节，是因为记者和演员有相通之处，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关键时刻，职业精神一定要超越所谓的面子。

奥巴马走上台，台下突然掌声雷动，与布朗出场时的鸦雀无声形成鲜明对比。新闻发布会是不应该鼓掌的，但是大家情不自禁，这位“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的确有种巨大的煽动力。

他看了看手里拿着的一张纸，想必是美国记者的名单，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提问了。”

我第一个举起了手。

奥巴马清楚地看到了我，但他依然优先考虑欧美媒体。美国政要和记者关系十分亲近，白宫有自己的记者团，常年驻扎于此，有些记者甚至可以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与之随行。从理论上讲，这些“皇家记者”的职责是监督总统，

但长期交往下来，总会因熟悉产生默契。对于很多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记者，总统能够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了解他们的私人生活。比如点到一位记者的名字时，不等他提问，首先说：“我的心与你同在，我为你的家事感到难过。”原来是这位记者的父亲当天刚刚去世了。

聆听奥巴马与欧美记者的对话时，我在大脑里不断地判断和调整：问题的设计和语言的组织，是否合乎政治环境、具备时效、符合中国媒体形象。我事先想好的问题，如果被别人提前问到，这时候就要迅速重新考虑。

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争取这个提问的机会？郭振玺总监常说，长期以来，中国媒体都是被西方媒体“绑架”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对中东问题的了解，超过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了解，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天的国际新闻都是“巴解组织”“巴以冲突”，尽管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关心的事还有很多。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国际新闻都来自美联社、路透社，他们关注中东，而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只好让他们的视点决定我们的视点，他们的判断决定我们的判断。

当然，我们的媒体影响力和国家影响力尚且不够匹配。《经济学人》杂志提到，此次伦敦之行，胡主席与奥巴马的会晤抢了整个G20峰会的风头，甚至比G20本身还重要。既然如此重要，最后的奥巴马新闻发布会上却没有中国媒体的声音，是不是很尴尬呢？这还不算，如果我们不问，会有外国记者按照他们的理解和观点提问中国问题，我们完全无法控制。

责编 胡晓新